

## 再走长征路 见证新时代

## 红土地上的朝槿之问：赣南小城南康何以逆势聚人

中经记者 庄灵辉 赵毅  
赣州南康报道

章水与贡水合流之地，赣江奔涌北去。初夏时节，赣南已是“漠漠

水田飞白鹭”的丰茂光景，南康的田野里，白鹭翩跹，木槿花开。

木槿花是南康人餐桌上的时令滋味。清晨摘下，傍晚枯萎，花期短暂，一日一枯荣，文人赋予它别样

的精神气。王维有句“山中静观朝槿”，以之参悟动静之道；陶渊明《荣木》以木槿喻志，寄托只争朝夕、惜时笃行之意。这种花，开在红土地上，也长在南康人的性格里——

知时光短暂，故不敢懈怠；知来路艰辛，故格外珍视每一寸向前。

在一组数字里，或许也藏着南康人这种性格。当中西部地区人口大量往东南沿海地区迁移

时，南康区的常住人口却连续多年逆势增长。截至2025年年末，南康人口净流入超6万。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这增长的人口结构中，20—45岁劳动年龄人口占常

住人口比例持续高于全国县城平均水平，外来务工及产业从业人员中，35岁以下人群超过六成。

这些年轻人，为什么来南康，又为什么留下来？

## “无中生有”南康人的起家逻辑

南康人无法守着资源等机会，只能靠打拼创造机会。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从龙回镇说起。

这个南康南部的小镇，如今是赣州低空经济产业园所在地，无人机的轰鸣声常年回响在山丘之间。但100年前，这里是另一种轰鸣。

1930年3月22日，龙回圩逢集，四面八方涌来2000多人，他们手持梭镖，戴着红袖章，在戏台前的圩坪振臂高呼。龙回武装暴动，就在这个赶集的清晨爆发了。领头的朱伯璜是北伐老兵，年近50，但那2000多人里，大多数是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其中一部分后来成了开国将军——曹德连、曹传赞、曹光琳、曹丹辉，龙回一地走出4位，是赣南人听起来眼睛发亮的数字。

黄祖炎是其中最令人心疼的名字。他18岁投身革命，二度出任毛泽东秘书，父亲死于狱中，母亲四处逃难，3个弟弟先后参加革命，有两位在战斗中牺牲，自己最终在1951年的一次会议上遭反革命分子暗杀。毛泽东亲赴墓前，抚摸着碑石说：“祖炎，我来看看你了。”

还有朱锡绍，29岁的红军战士，在吉安前线休整时给家中祖母写信，末尾说：“现在我身边钱困难，所以没钱寄回来养你老人家了……恐怕今年我不能回家过年了……请你不要怀念与我。”祖母将信用粗布包好，塞进墙缝。1931年，朱锡绍在第二次反围剿中牺牲，那封信几十年后从



从南山俯瞰南康。

庄灵辉/摄影

拆迁的旧墙里重见天日，粗布已碎成灰色的粉末。

这些先烈的故事，都透露出南康这片红土地上一种代代相传的出发方式，即不坐等，明知代价，仍然上路。

费孝通考察南康时，这种性格已从战场转到了市场。他看到那批木匠，南康本地不产一棵木材，他们却靠一把锯子走遍全国，后来连东南亚的木料都拉回来加工，硬是把一个“无中生有”的家居产业做到了2000亿产值，带动就业超过40万人。费孝通称之为典型的商业性格——不是守着资源等机会，而是没有资源时创造机会。

这种性格，一直没断。赣州国际陆港2014年开工，南康不靠海不沿边，愣是建起了内陆口岸，中欧班列穿越亚欧大陆，

如今与20多个国家、100多座城市建起贸易联系，2025年进出口贸易额接近50亿元；龙回那个曾经暴动的小镇，又“无中生有”地建起了低空经济产业园，12年积累，从一个飞行许可、一座风洞实验室开始，到2025年，顺丰旗下无人机在这里拿下全球首个升力翼多旋翼型号合格证，全国最大集中连片无人机飞行空域就在正上方；就连传统家居产业都在向高端化、国际化转型，新一代家居产业职场人，开始做电商、做品牌、做供应链。

一座城市的性格会吸引与之相似的人。南康一次次“无中生有”，向外传递着一个信号：这是一片相信努力可以改变命运的土地。带着一股劲想闯出名堂的年轻人，循着这个信号来了。但光靠信号，留不住人。

## 三张产业名片 三条真实的谋生路

真实的产业生态与机会，才能吸引人、留住人。

有个细节，许多到过龙回低空经济产业园的人都会提起，初来访时，工作人员会带你去看风洞实验室，不是因为这里摆满了好看的展品，而是因为里面通常有企业正在做测试，机器开着，数据在跑。一位来自深圳的无人机机架创业者说，他就是在那一刻，决定把生产基地搬过来，因为这里的设施不是摆设。

这句话，说出了年轻人判断一座城市时最核心的问题：机会是不是真的。

对初中毕业跟着父亲学木工的陈师傅来说，真的机会就是家居产业园里那台数控雕刻机，是从流水线工人做到车间主管的那条看得见的路，是40万就业人口支撑起来的肯干的人不愁没活这一事

## 超6万的人口净流入 留人的不只是工作

留下来不等于困住了，南康年轻人的生活节奏是张弛有度的。

2025年年末，南康的户籍总人口为77.38万，常住人口83.82万，多出来的6万多，是选择在南康生活而不只是打工的人。这个差值，放在全国县城里并不常见。

走在龙回镇的街道，能听到粤语、闽南话和普通话混在一起，快递站门口排着队的年轻人背着各式风格的包。这里有一种气氛，不排外，不势利，来了就当自己人。那位来自深圳的创业者说，他在这里买了房，理由很实际，这里的地价比沿海便宜，政府办事比想象中快，产业链就在身边。但他没说的是，他把家也搬来了。

家居产业的机会几乎谁都可获取，有力气的能干，有设计天赋的能展，会直播运营的能闯，每种人都

有自己的位置，没有谁被排在门外。对学国际贸易、毕业时在广州投了十几份简历的小刘来说，真的机会就是综合保税区里那张货单，是跨境电商575万票的业务量，是一个在赣南此前根本不存在的职业世界——国际货运代理、供应链管理、海关报关，这些岗位过去几乎和南康没有关系，现在却在这里实实在在地生长。他说，在外面的大公司可能是颗螺丝钉，在赣州港是真的是在做事。从泰国林场出发的橡胶木，14天抵达南康家具厂，每天都有具体的人在负责具体的事。

对读航空工程、毕业时选了南康而非东部大城市的27岁技术员小张来说，真的机会就是4.4万平方公里的无人机飞行空域，是飞起来没有顾虑，是一个还没有论资排辈传统的新产业。低空经济这个行业本身才十来年，谁都是从零开始，能力就是位置。他参与了方舟ARK80的测试工作，那张全球首个升力翼多旋翼型号合格证，是从这里的山洞里飞出去的，那个时刻他就站在旁边。

3个人，3条路，背后是同一套逻辑，南康没有只给一个方向，它给的是一套真实运转的产业生态，让不同禀赋的人都有地方落脚。

但如果只是产业，南康和其他工业重镇也没什么本质区别。

考进了民航院校，入学后给园区写信说：“我是在南康看到无人机飞起来的那一刻，决定要来考这所学校的。”

这封信，和朱锡绍100年前写给祖母的那封信，说的其实是同一件事，只是调子不同。朱锡绍的信是一往无前的决绝，这个少年的信是被点燃的确信。驱动他们的那个东西，是这片土地让人相信，自己可以参与一件真实发生、值得参与的事情。

木槿年年开，年年谢，年年又开。南康留住年轻人的方式，不是承诺这朵花永不凋谢，而是让人觉得，在这里盛开，此刻值得。

## 十二年只做一件事 低空经济产业如何在一座赣南小城“从无到强”

中经记者 庄灵辉 赵毅  
赣州南康报道

2025年8月，赵磊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顺丰旗下丰羽顺途（南康）的项目负责人，说适航取证卡在一个环节上，工程师已经反复修改了3个月的材料，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赵磊是中国民航局第六批派驻南康的挂职干部，时任南康区委常委、副区长。接到电话后，他没有转交给相关部门处理，而是自己约了中国民航局适航司的同事，和园区的工程师坐在一起，把问题从头捋了一遍。

“卡住的地方不是技术问题，是流程理解有偏差。”赵磊说，适航取证的程序非常复杂，企业第一次走很容易在某个节点上理解错。他们花了两天时间把流程重新梳理了一遍，问题解开了。

3个月后，2025年11月27日，“方舟ARK80”拿到了全球首个升力翼多旋翼无人机型号合格证。赵磊是在新闻里看到消息的，那时他已经接近挂职期满，正在整理工作总结。看到消息，他没有给任何人发信息，只是在工作总结的页脚上，加了句“顺丰丰羽顺途方舟80无人机获批型号合格证”。

## 六批人 一件事

赵磊挂职期满后，中国民航局第七批挂职干部将接棒。在此之前，中国民航局已有多批干部来过南康。

王纪恩、茅俊杰、李鑫、徐逸乐、王霖，一批接着一批。每一批两年，每一批都有自己要推进的核心任务。

2017年，全国首个无人机物流配送试点由顺丰获批在南康开展。

2020年，通过对口支援帮扶，以南康区为核心的赣州市获批成为全国首批国家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区。

2021年，全国第一座双台式工业级无人机射流式风洞实验室建

## 适航与空域 两道关同时打

在南康低空经济的整个推进历程里，适航审定是公认最难的一关。无人机要合法商业飞行，需要型号合格证(TC)。

这张证有多难拿？申请材料动辄数百页，评审周期以年计。全国每年通过的型号，寥寥无几。大多数无人机企业，连流程都摸不清楚，更别说走完。

南康的办法，是把这种稀缺能力搬进来。

在中国民航局的协调推动下，全国首个跨部门联动的航科院深赣

## 双机场通航 人才接棒

2025年9月28日，赣州瑞金机场正式通航。

赣州，江西省第一个拥有两座民用运输机场的设区市。

这背后是民航局6亿元专项资金支持，是从选址论证到航线报批历时多年的持续推进。通航以来，机场已累计保障航班970架次，旅客近10万人次，开通至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南京、遵义等多条航线。

成投用。

2022年，南康建成了占地1000亩的全国首个集飞行基地、综合检测及生产制造为一体的低空经济产业园。

2023年起，南康连续获批全国最大飞行空域。

2025年，民航局批复，南康取得民用无人机驾驶员训练机构合格证。

2026年，南康无人机操控员执照考点顺利批复成功。

截至目前，赣州低空经济产业园已经引育低空经济产业上下游企业32家、投产7家，全产业链营

业额超10亿元，纳税超1000万元。这种接力，做起来并不容易。挂职干部换一批，工作思路也跟着换，这种情况在南康没有发生。每一批干部来之前，都要和上一批做详细交接。不只是岗位交接，是每一个正在推进中的具体事项，哪家企业接洽到哪一步了，哪个环节还卡着，下一步该找谁。

赵磊说，他到任时，前任留下的工作档案很完整。接过来不是重新开始，是接着往前走。

这种连续性，让12年不是孤立时间线，而是同一条线上的6段接力。

地方，很难做到。

“方舟ARK80”最终拿到证书，是江西省首个中型无人机TC证书，也是全球首个升力翼多旋翼无人机型号合格证。从研发、生产到适航审定，全程在南康完成。

与适航同步推进的，是飞行空域的持续扩张。

南康现在有3块军民航批复空域。

其中，在赣州试验区获批之前，南康已连续5年常态化得到军民航批复同意飞行空域的范围和

招商也没停。

两年间，赵磊主导开展招商引资105次，接待客商及相关单位参观逾327批次，签约低空经济相关项目27个，签约金额29.2亿元。

翔飞航空20亿元项目落地了，四川凌极推进的发动机产业化项目也来了。

2025年10月30日，凌极推进

撑着这套接力机制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高位推动从没停过。

交通运输部原副部长付绪银、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钧、发展计划司司长张清、运输司副司长靳军号，中国工程院院士樊邦奎、俄罗斯工程院院士凌建军……仅2024年6月以来，超过30家民航系统单位、100余名领导和专家到南康调研。

平均每个月，都有人来。不是走走看看。每一次来，背后都有具体的工作要推。

低空经济观察员延兵在复盘南康模式时，把这套机制列为最核

心的竞争壁垒。他说，很多地方学南康，只看到他们建了风洞、修了跑道，却没看到背后一干就是12年的制度支撑。这种制度性保障，比招商补贴更有长期价值。

“刚接手低空经济产业发展工作时，面对空域如何高效利用、产业如何精准定位、政策如何系统配套等一系列难题，是南康干部‘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的务实作风感染了我。这段共同攻坚的经历，让我真切体会到基层培育新兴产业的艰辛与价值。”赵磊如是回忆其在南康的两年工作。

高度，至今已拓宽至4.4万平方公里，飞行空域高度真高增至300米(含)以下，范围覆盖了赣州市全境，江西吉安、抚州以及广东梅州、河源、福建龙岩、三明等部分区域。

此外，南康还有以赣州低空经济产业园为中心的5574平方公里飞行空域，真高为1500米(含)以下；真高为3000米(含)的试飞空域8382平方公里，主要用于无人机飞行测试、场景应用等。

3块叠加，意味着什么？低空物流、高空测试、常规作

业、特殊任务，不同用途的飞行，在南康都能找到合适的飞行层级。一个地方，全覆盖。

硬件投入同步跟上。南康区低空管综平台申报地方政府专项债1.15亿元，增材智能制造共享制造中心获国开行融资贷款4.45亿元，无人机驾驶航空实验区提升改造项目获兴业银行贷款1.3亿元，低空经济飞行管理服务保障平台提升项目获国开行融资贷款9.7亿元。

这几个融资项目落地，赵磊前后协调了20多趟。

人民航院校深造。无人机培训学院成立，2025年1月获批操控员培训中心资格，2026年1月无人机操控员执照考点正式批复。

“援助的终点，是自己不再需要。”临近挂职期满，赵磊在给下一任的交接备忘录里写下了这句话。赵磊认为，南康已经有了自己的适航能力、空域资源、融资渠道和人才储备。